文苑笔谈

流杯亭榭数处 次第春容满野

赵柒斤

春回大地,花开大地,到处挤满探春、赏花的游客,就连笔者老家的千年古镇安徽省青阳县陵阳镇也成为旅客竞相踏青赏花“打卡地”。其实,提及探春、踏青、赏花,古人才是一把好手,正所谓:“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

早在先秦时期,探春、赏花已成民间的一个重要习俗,《诗经·周南·桃夭》里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金句,《诗经·国风·郑风·溱洧》里还有“赠花”场景:“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西汉至晋代,探春、赏花依旧属个人行为,汉代文人宋子侯出门赏花留下“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的诗句,连南朝女诗人张文姬对朝开暮落的木槿花也赞不绝口:“绿树竞扶疏,轻姿相照灼。不学桃李花,乱向春风落。”

隋炀帝时,牡丹虽由野生移栽至皇家林苑,可仅少数人才有观赏资格。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唐文宗时宰相、著名诗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言说得更具体:“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武则天堪称“赏花经济”的肇始者。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版本众多,但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武后”条说得则有鼻子有眼:“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

当然,唐代赏花的高手还在民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朝“白富美”乘车骑马、自带食材和帐篷到郊外办“探春宴”、设“裙幄”,带动野炊乃至烧烤、帐篷等产业发展。当时,长安的年轻女子遇名花则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将裙子联结起来挂于竹竿,设饮宴幕帐。这种野宴被时人称为“裙幄宴”。这些时尚的女子还乐于“斗花”,所谓“斗花”,就是她们游园时,比赛谁佩戴的鲜花名贵、漂亮就赢。为在“斗花”中显胜,这些女子不惜重金急购各种名贵花卉,直接推动“花卉经济”快速发展。对此,唐代诗人白居易作诗咏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一丛深色的牡丹花,价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

与年轻女子赏花玩“裙幄”“斗花”相比,唐朝公子哥们则玩起了“看花马”。《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之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即使下雨天,这些唐朝富家子弟探春遇雨则携带“油幕”出行,也是“尽欢而归”,他们进一步光大了“赏花经济”。这些文人骚客赏花时学起了魏晋“竹林七贤”,《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说,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唐朝文人骚客不仅让肌肤真正感受春的气息、花的芳香,而且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赏花诗”。诗仙李白以花喻思——“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圣杜甫以花咏情——“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元稹以花喻人——“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白居易以花绘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韩愈则借花抒怀——“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与唐代文人炫酷的“赏花”相比,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宋朝便出现“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的景象。宋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的文字,值得我们细细研读:“州东宋门外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曹、宋门之间东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驸马园。州西新郑门大路……以西宴宾楼有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舫,酒客税小舟,帐设游赏……过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州西北元有庶人园,有创台、流杯亭榭数处,放人春赏。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鲤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可见北宋京都人把文艺、体育、健身等元素都融入赏花经济中。

宋代地方官员为推动“赏花经济”快速发展,还牵头举办“万花会”。北宋张邦基笔记小说《墨庄漫录》卷九云:“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宋代词人刘克庄在一首词中这样描绘扬州的芍药花会:“一梦扬州事。画堂深,金瓶万朵,元戎高会。座上祥云层层起,不减洛中姚魏。”姚黄魏紫,都是洛阳名品牡丹。不过,扬州“万花会”最后搞得劳民伤财,“人颇病之”。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苏)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还提及这件事:“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值得一提的是,赏花收门票也始于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如此一来,门票、摊位、餐饮、花卉消费等一应俱全,构成了完整的“赏花经济”。看来,古人发现商机的能力并不逊色于现代人。

阅评

家训之德如草上之风

孙全喜

诗礼传家,耕读家训,一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所谓“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田”,“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先修身齐家,后治国平天下,这仿佛是中国贤人政治的基础,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

1.

中国自古重视家教,《周易·蒙卦》最早提出了“蒙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作为最早的家训教材,《三字经》突出了“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弟子规》突出了“德”: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作为道德要求总纲,“晨则省,昏则定”,“财物轻,怨何生”,“见人善,则思齐。见人恶,即内省”。《王氏家训》突出了“信”:“万事须以诚信立脚跟,即事不败。”更多家训强调“勤俭”,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礼记·曲礼》云:“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而“家训”开山鼻祖首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颜氏家训》之所以作为开山鼻祖,不仅是因为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兼备,更重要的是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入世精神,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其主张“千经万典,孝悌为先”,“绳其祖武,慎终追远”,“慈威并济方得良子”,“万事万物皆为师表”;提倡学以致用“文理兼具才是上品”,“书生戾气需警惕”,“珍惜身边圣贤人”;强调赏罚有度,不可苛责,“宽严贵在恰到好处”;要求安然知足者最幸福,“天道忌盈,业满招损”。

颜氏子孙在唐朝便有惊世表现,书法为世楷模,德守光照千秋。颜真卿书法遒劲有力,庄而不俗,尤其下马著书,上马杀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以己之力,首扛河北抵抗安史之乱大业,发檄文传告河北,彪炳史册,气贯长虹。《资治通鉴》记载:“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当史思明尽杀包括堂侄在内的颜氏三十余口时,颜真卿奋笔写下了《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纵笔浩放,一泻千里,凛然大节,震烁千古。元代收藏家张晏认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观于此帖,真行草兼备三法。”颜真卿整个作品笔随情走,情感凝滞,悲情喷薄跃然纸上,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南宋画家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卷》(局部)

如果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比作温婉隽秀的“婉约派”,那么《祭侄文稿》就如悲壮激越的“豪放派”,精神气质远远超越了其艺术造诣。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正义流人间。宋代文天祥《平安》诗赞曰:“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在历史上,就书法艺术造诣而言,李斯、赵构、赵佶、秦桧等人也有很高成就,但往往令人不齿,艺术成就在其劣行的映衬下如鲠在喉、如芒刺背。

“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出阴阳,一画别天地,“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许慎在《说文》中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天地化为万物”,所以书法重视“一”画的横平竖直、黑白分明,主张圆与方、侧与正、肥与瘦、势与变的和谐统一。北宋范仲淹提出“颜筋柳骨”,“颜筋”就是威武不屈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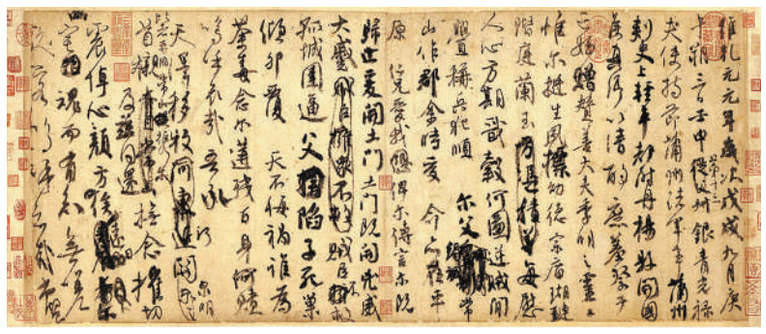
2.

古人云:“孝廉出于寒门,圣贤在于母教。观一君而知国运,观一人而知其家,观一母而知子之德行。”犹如今言“一个成功男人身后总有一个优秀的母亲”。老庄亦曰“有名,万物之母也”,以母喻道。

汉朝刘向《列女传》记载了105位女性典范,《母仪传》放入首卷,母仪解释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周文王之母太任是为生母典范,为人端庄,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孟子之母是寡母典范,三迁择邻,“断机教子,既慈且严”。岳母刺字,更是精忠报国,长虹贯日。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扪足具痕,辄哭。”追思母爱,感念不已。苏洵“游荡不学”,其妻程氏“喜读书,皆识其大义”,经劝解醒悟,发奋读书。其子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影响两代,成就三苏。

《资治通鉴》记载,曾参是孔子的弟子,有与其同名者杀人,告其母,其母纺织自如,不为所动,然而有三个人告知时,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既是知子莫若母的典型,也是众口铄金的例证,令人回味无穷。更为典型的是赵国被秦国施以反间计,弃用廉颇而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时,赵括母亲极力反对:“始妾事其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赐币帛,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尽臧之。乃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王以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执心各异。愿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计已决矣。”括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最终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其母也免于连坐。



颜真卿《祭侄文稿》

楚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死不还。吴公今又吮其子,我不知儿子什么时候会死,所以哭之。”

战国齐国田稷子受下吏之货金百镒,被母亲斥责为“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你走!唐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严明。李景让身为右常侍,发已斑白,小有过,仍遭母捶楚。其为浙西观察使,有牙将逆意,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哗变。母闻之,出坐厅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岂得以国家刑法为喜怒之资,而妄杀无罪,万一致一方不宁,岂唯上负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求请,良久乃释,军中遂安。李母既是慈母,更是危机处理的高手。

司马光在《家范》中写道:“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非他人败也,母败之也。”警戒母亲不溺爱孩子。《韩非子·八说》有言“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有了不当的行为,就得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医生看病。否则慈祥的母亲虽然慈爱,但对于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都没有什么益处。韩非子还举“曾子杀彘”事例说明父母言而有信,言传身教,一诺千金:“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

人间真理,亦是家训渊源。东汉杨震拒金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知,成为拒贿名言。清朝大学士张英的“让他三尺又何妨”“不见当年秦始皇”,更是谦让、宽容、大度的典范。《朱子格言》的“不亏父母,不亏兄弟,不亏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负天子,不负生死,不负所学,君子所以用世”,彰显不亏负天地人间的豪迈。“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强调以德报德。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从事物的反面阐述子教之理。他的《十无益》也是从对立面反论德善之理:“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劫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医药无益;时运不济,妄求无益。”

3.

《大学》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道德修行,家教家训,不仅要学思问,更要践悟行,在实践中逢灾受难、经磨历劫,才能更显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古人云:“知肉而戒荤,强于不知肉而戒荤者。”不见风月杨柳,自能自持;待见风华绝代,仍然气定神闲,方显英雄本色。

南宋名臣胡铨,既能写下“久将忠心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的豪迈,又在被贬归家时,因座宴有爱姬而写下了“金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有了不能自持的心动。真乃“花气薰人欲破禅”“只恐繁香欺定力”。

《阅微草堂笔记》之第十五卷《姑妄听之》记载了“撩欲定僧”的故事:浙江一僧励志精进修行,“胁未尝至席”。有魔女窥户,如不见闻,女蛊惑万状,终不能近身。无奈,魔女悠然说道:“师父定力如此,我宜断绝念想,不过我想说师父意欲惠及天下人,知我靠近必致修行毁于一旦,故畏我如虎狼。师父正处修行第一阶段,不过是怀抱美女如抱冰雪,柔美景色如同尘埃,还没有离开色相;如修行到四禅天地,则花自照镜而镜不知有花,月自映水而水不知有月,此时已经离开了色相;修行到菩萨天地,则花亦无花,镜也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此时无色无相,无离不离,自在神通之境地。师父如容我近身,说明师父达到了色相分离或无色无相境地,我将一心皈依佛门,不再持扰你。”僧听罢自认道力足矣,坦然许之,竟毁戒体,懊丧而死。

纪晓岚文中引用孔子的话“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说明磨而不薄,染而不黑,只有圣人能做到,旨在讥讽那些闭门修炼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訇然倒塌。然而,文中借魔女欲擒故纵之口说出了修行的三层境界:一曰不离色相,视万物为尘埃,乃“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初级境界。二曰离了色相,眼中无花,水中无月。三曰无色无相,无离不离,达到神人合一、逍遥自在之境地,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最高境界。凡人连第一层境界也难以达到,便有“红颜祸水”之说,故有白居易“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不如不遇倾城色”之叹。《红楼梦》贾宝玉为清心寡欲、割断凡心而“焚花散麝”“戕钗灰黛”之为。周幽王后褒姒说:“天下美妇多矣,岂尽亡人之国者?”汉代吕雉、西晋贾南风,一老一短黑,以乱天下有余。使遇文王、太公,姒虽美,宫中一姬耳。汉代焦赣《易林·无妄之豫》云:“东家中女,嫫母最丑,三十无室,媒伯劳苦。”嫫母,四大丑女之一,却为黄帝次妃,丑而贤德。

西汉枚乘《七发》曰:“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蛾眉皓齿,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失其赤。《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定会成为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

影评

《编号17》:殖民外太空警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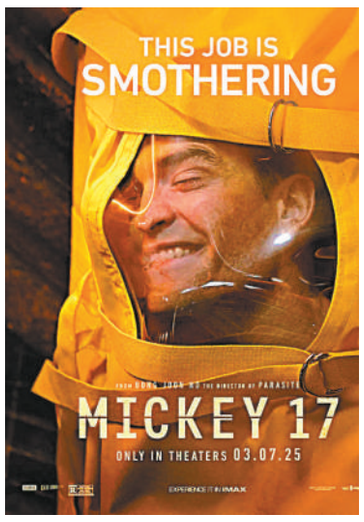
晴风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提高,本土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于生产发展,他们将目光投向海外,加上航海技术提高和新航线开拓,为他们建立海上霸权奠定了基础。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国家。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通过海盗活动、贸易战争和直接殖民等方式,逐渐扩大了其在北美、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地。他们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香料、珠宝、金银等资源,甚至贩卖人口。

大量科幻片拍摄基于人类历史这一殖民扩张时期,在我看来,其本质是相同的。病毒、战争、恶劣气候……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不再适合生存,人类为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出现了隐忧,于是人类的脚步开始向外太空探寻,企图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海洋中,另外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之地。星际旅行所需要的宇宙飞船、飞碟、火箭、探测器等外太空交通运输工具应运而生。现实中,世界各国航空航天人员都在积极向外太空探索,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从月球、火星等外星球上采样,带回地球分析那些星体是否含有水分以及其他生命体,这给科幻作品创作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

这次,韩国导演奉俊昊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殖民外太空警示录——《编号17》。不同于反乌托邦的《雪国列车》、反贫富差距的《寄生虫》、反战争片《汉江怪物》,奉俊昊这次不仅在物理空间上探索了更为广袤无垠的外太空世界,更深远地隐喻了人类现实社会中种种弊端。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已经不再适宜居住,星际殖民计划正在推进。米奇·巴恩斯事业失败、穷困潦倒,在走投无路下,决心报名参加冰封星球“尼夫海姆”殖民远征队,并自愿为星际殖民计划捐献肉身,成为一具“消耗体”。所谓“消耗体”,是指可以循环使用的耗材,只是这次耗材成为了人体,他被特制仪器扫描并保存了生物信息和记忆,再通过人体打印机反复“打印”出来,不断使用、报废、重生。远征队利用他去探索外星球上未知环境,从事高危任务,他被寒冷、病毒、缺氧等残酷环境一次次夺取生命,然后反反复复被“打印”重生,直至第17次。有一次,“编号17”在执行勘探任务时,被外星生物“恐怖虫”包围,本以为要成为“恐怖虫”的盘中餐,却被外星生物安全送出。远征队以为他已死亡,“打印”出了“编号18”。于是,“编号17”和“编号18”两个克隆人为争夺有限存活资源,展开了殊死搏斗。幸运的是,两个“编号”最终达成和解,联手拯救外星球原著生命。



《编号17》海报

奉俊昊的怪物从来不是简单的怪物,他的电影充满了“社会寓言”,黑色、荒诞、现实主义自成一派。《汉江怪物》中暗喻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物种变异;《雪国列车》中权贵与劳工的对立,一个车厢象征一个阶级;《寄生虫》中底层群众寄生于上流家庭,相互隔离。在《编号17》中,阴郁的太空基地里,权贵们喝着红酒俯瞰“消耗体”一次次赴死,毫无怜悯之心,只有成本计算。“消耗体”一次次被扔入熔炉中重新打造,那熊熊烈火燃烧着的熔炉更像是残酷无情的社会机器,吞噬着底层民众的血肉之躯。在科技的炫目光环之下,如果鲜活的生命视为可替换工具,死亡不过是数据样本,那么生命意义何在?影片主人公米奇说,即使重生了那么多次,但依然惧怕死亡。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每个人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殖民外太空只是影片背景设置,奉俊昊让观众更多反思了当下世界战火不断、科技反噬等现实问题。人类在外太空建立殖民地,试图生存、繁衍、扩张,本质上依旧是掠夺资源。当外星球生物奋起抗争时,我似乎看到了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身影。殖民者以维护本土人民生命财产利益为口号,对外不断扩张领土,试图征服他者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他者生命?

奉俊昊还借“消耗体”不断重生对科技反噬提出了拷问。他曾对影迷说:“我们不断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进科技出现,譬如人工智能,但也有很多恐惧和焦虑。在这种恐惧、焦虑中,像米奇这样的普通人,还是以某种方式挺了过来。”1996年7月5日,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惊了世界,这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动物克隆试验的成功在细胞工程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多莉的诞生为克隆这项生物技术奠定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因此引发了公众对于克隆人的想象。由于涉及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应用受到严格限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克隆人类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克隆技术的应用已经被明令禁止或严格限制。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制定《生物伦理学框架》禁止克隆人类;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若行为人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影片结尾的人虫大战是电影讽刺和隐喻的集中爆发。远征队负责人马歇尔把外星生物当作需要剿灭的敌人,把自己当作开创新世界的统治者。此外,“编号17”的温和善良和“编号18”的凶狠残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分裂人格暗喻人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善与恶相互交织、永恒博弈。

结局耐人寻味。“编号18”与马歇尔同归于尽,销毁人体打印机、拯救世界的重任由“编号17”完成。人类对生命认知、科技发展过程的制约、地球生态环境的救赎,只能靠人性中的光明和善念来完成。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